對不起，生為女人（蔣方舟/文）

　　張岱在《陶庵夢憶》裡寫過「揚州瘦馬」的故事。「瘦馬」不是馬，而是貧困人家的幼女，因為羸弱，所以「瘦」；因為任人欺凌，所以是「馬」。她們被買來不過十幾貫錢，調習之後，再以成百上千的價格賣往全國各地。

　　張岱所寫的，是挑選瘦馬的過程。

　　「至瘦馬家，坐定，進茶，牙婆扶瘦馬出，曰：「姑娘拜客。」下拜。

曰：「姑娘往上走。」走。

曰：「姑娘轉身。」轉身向明立，面出。

曰：「姑娘借手睄睄。」盡褫其袂，手出、臂出、膚亦出。

曰：「姑娘睄相公。」轉眼偷覷，眼出。

曰：「姑娘幾歲？」曰幾歲，聲出。

曰：「姑娘再走走。」以手拉其裙，趾出。然看趾有法，凡出門裙幅先響者，必大；高系其裙，人未出而趾先出者，必小。曰：「姑娘請回。」一人進，一人又出。看一家必五六人，咸如之。」

　　被挑中的「瘦馬」入了大戶人家服侍，剩下的，則流入煙花柳巷，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，自相謔浪嘻笑，故作熱鬧。張岱寫道：「夜分不得不去，悄然暗摸如鬼。見老鴇，受餓、受笞俱不可知矣。」

　　對不起，生為女人，所以身如牲口；對不起，身為女人，所以命若飄萍。

　　張岱所寫的時代，距離我們已經幾百年。如今的女人，已經在名義上「解放」了，女性不會被隨意買賣、女性有了婚姻自由、女性有了受教育的權利，女性有了選舉的權利。「瘦馬」的時代，被貼上了「封建」的標籤，封存起來，做一筆勾銷狀。

　　然而，人類最常犯的錯誤之一，就是出於對自身生活狹隘的認識，而失去了想像他人痛苦的能力。《她們》一書，就是提醒我們：我們所生活的世界，我們所仰望的藍天之下，此時此刻，就有女人遭受著我們幾乎無法想像的厄運。

　　大約每十秒鐘，世界某處就有一名女孩被按伏住，她的雙腿被拉開，一名沒有受過醫療訓練的當地女子亮出一把刀或刮鬍刀片，把那名女孩的陰部部分或完全切除：大多數情況是沒有施打麻醉劑的。

　　《她們》一書中這樣寫道。本書的作者紀思道與伍潔芳是第一對共同獲得普立策新聞獎的伉儷。他們走訪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，發現還有很多婦女處於性奴役、性虐待等等恐怖煉獄之中。這本書講述的不是女權，而是在我們目光所及之外，他人命運的痛苦與煎熬。

　　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一個短篇，叫做《難以置信的悲慘故事——純真的埃倫蒂拉和殘忍的祖母》，小說中寫埃倫蒂拉因為不小心燒燬了和祖母居住的房子，而被祖母帶著流竄，以極其便宜的價格賣身，以賠償被焚燬的房子。十四歲的埃倫蒂拉被帶到荒涼的沙漠，男人們在帳篷外排起長長的隊伍，等著進去和她睡覺。埃倫蒂拉不能反抗、不能抱怨、甚至不能疲憊。

　　小說中對於人性的想像永遠超越不了現實，《她們》一書中描述的妓院，比馬爾克斯筆下的祖母還要殘忍百倍：「妓院經營模式的一個基本要素，是透過羞辱、強暴、威脅和暴力來蹂躪女孩的心靈，我們認識一名十五歲的泰國女孩，她的破身之日包括吞食狗屎，以粉碎她的自尊心。女孩一旦遭到身心蹂躪、驚懼惶恐，所有希望逃走的企圖都會煙消云散。」

　　更令人覺得悲哀的是，這種性奴役，是無法通過想當然的「依法查處」而消除的，被解救的少女也往往會逃回妓院，「許多娼妓既非自願，亦非受到奴役，而是活在一個介於這兩種極端之間的灰色地帶。」因為妓院老闆為了旗下的娼妓聽話，常常給她們施打毒品，妓女並未受到嚴格的監控，可以隨意離開，但她們逃到村莊之後，往往因為毒癮發作，而不得不回到妓院。

　　妓女處於極端的無望之中，因為她們的命運並不能簡單通過逃離而得到救贖。書中的妓女說：「我總認為不要孩子，因為我的人生已經浪費了，我不想再浪費另一個生命。」

　　妓院卻希望她們能夠懷孕，生出的孩子，女的長大成為娼妓，男的成為洗衣做飯的僕人。

　　我們喜愛小說和電影，因為在那裡，終究會有一刻，雪云散盡，陽光普照。冰川消融，海盜稱臣，美人魚歌唱。好人不一定會獲得命運的補償，但壞人一定會受到懲罰。在現實中，厄運卻在一代代的輪迴循環，沒有出路。沒有過去，也沒有未來；沒有夢想，也沒有幻滅。

　　《她們》一書中，還陳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：在貧窮國家裡，管理妓院的通常是女性，她們一定會讓自己女兒接受女陰切除，她們先喂養兒子而非女兒，她們帶兒子而非女兒去診所打疫苗。許多國家依然有殺害女嬰的風氣，而且通常是母親殺死親生的女兒。

　　當我們討論「女性權益」的時候，常常會把矛頭對準男性，男性是施虐者，女人是受害者。現實卻永遠不是一個簡單的二分世界，女性不僅因為緘默，而常常成為邪惡的同謀，她們甚至成為了更為殘忍的施虐者。

　　女性殘害女性——這並不是女人命該如此的藉口，而是無知的代價。封閉社會中的男男女女，生老病死都在扭曲的環境中，除了世世代代以堅硬的姿態忍耐它、捍衛它，他們並沒有其他的選擇。

　　唯一的救贖，就是封閉的社會裂開縫隙。在實驗室裡孕育、成長的小白鼠，一旦逃出了籠子，見過了外面的世界，就只能或棄用或殺掉，因為它們嘗過自由的滋味，另一種境遇與標準在它們腦中孵化、發酵，不可逆地改變了它們。

　　「國際小母牛援貧會（美國一個給予貧窮國家的農夫母牛、山羊等其他動物的救援團體）」的幾名成員，在津巴布韋無意中接觸到一個放牧的婦女，她是五個孩子的母親，四處躲避著丈夫的毒打。她膽怯地說出了自己受教育的意願，援貧會的成員鼓勵她寫下自己的夢想。

　　婦女在一張紙條上寫下自己的目標：「有一天我要去美國。」她開始寫道，這是目標一。接著，她寫道自己會獲得學士學位、碩士學位、博士學位。她把這片紙折起來，包上三層塑料袋，放在鐵罐裡，再把鐵罐藏在放牛地的一塊岩石下。她開始努力學習，開始存錢。

　　某一天，她受到了俄克拉荷馬州州立大學的入學通知。如今，她正在攻讀博士學位，論文題目是關於非洲窮人的艾滋病治療方案。

　　命運的美妙在於偶然。你不知道在哪個瞬間，因為哪句話，哪個眼神，被他人的命運所打動。同樣地，他人的命運也不知道在哪個瞬間，被你的哪句話、哪個眼神，被你改變。最有效的救助，不是付出金錢，而是付出時間，把他人的人生與自己的連結起來，感其所傷，痛其所痛。

　　對不起，生為女人。戰爭中，男人通過死亡獲得勛章，女人只能以卑微的方式——被強暴、被蹂躪，成為微不足道的犧牲品。剛果的童子兵說：「要是看到女孩，強暴是我們的權利。」

　　對不起，生為女人。生命在不被陽光照耀到的角落流逝：過去五十年來遭到殺害的女孩，比死於二十世紀所有戰鬥的男性還多。

　　幸而，生為女人。女人有著連自己都無法想像的頑強生命力，無論多少歧視和虐待加諸於身，仍要反抗。生為女人，等待、孕育、再等待，再孕育，終有一天，命運被照亮。